



两个女人

鲁迅 著

031

- 841287

008:1;7

031
008:1;7

两个女人

亦舒 著



两个女人

亦 舒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125 字数: 129 千字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47500 册

书号: 10397·146 定价: 1.60 元

出版说明

为了沟通大陆与港台的文化交流，增进海峡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，为港台的回归做些有益的工作，我们将有选择地向读者介绍港台作家的作品。

亦舒是香港的著名女作家。她的作品寓深沉于平淡之中，以生活化的语言娓娓叙来，情节动人，极富感染力，曾为港台风行一时的畅销书。亦舒作品反映的生活面较为广阔，层次亦较丰富，艺术手法别具一格。我们希望这些作品对活跃于文坛的当代作家们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，同时也能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更加丰富多采的文学读物。

作者的稿酬暂存我社，一俟取得联系，即行奉上。

编者

结婚十周年那日，下班，我驱车去买了五十朵玫瑰花，然后开车回家。一路上塞车，但是我的心情好得无以伦比，一路哼着歌，从“兰花花”到“日升之屋”。

到家已是一身臭汗，我那辆自动排档的福士威根并没有冷气。

我用锁匙开大门，女佣人正抱着小儿子在窗口看风景，她称呼我，“先生。”然后叫小宙看我，“看看，爹爹回来了，叫爹爹呀。”

小宙才一岁大，咿咿呀呀的唤我。

我充满幸福感。这是我的家，是我一手建立的家。

“美眷！美眷！”我嚷。

女佣笑，“太太在厨房做明虾沙拉。”

美眷推开厨房门，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美眷！”我把花搁在桌上，“祝你快乐，希望我们还有许多的十周年。”

“扬名，”她完完全全的被感动，“这么多的玫瑰。”

“来，让我们做一个拥抱。”我说。

她张开双手，我们拥成一堆，美眷咭咭的笑个不停，女佣佯装看不见，抱着小宙进房间。

我坐下，把双腿搁在茶几上，舒出一口气。

“美眷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”我尽量放松声音。

“不！”她早已扬起一条眉。

“是，是的，”我说：“我已获得升职，今天宣布的。”

“扬名！”她尖叫起来，“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

我笑起来，“我不是说过吗，我知道他们会升我的。”

“可是这么快！你现在职位是什么？”她狂喜，“告诉我！扬名，告诉我！”

“创作部主任。”

“扬名！”她亲吻我。

“而且加了薪水。”我说。

她笑得象个孩子似的欢愉。

我在这一刻觉得生命还是有意义的，我的劳苦得到了报酬。

静下来的时候我问：“小宇呢？”

“外婆家。”美眷说：“今天晚上只我们两个人去庆祝，是不是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她把玫瑰花插在一个瓶子里。

瓶子深蓝色，有金色的花。我从未见过这件东西。我问：“这花瓶是你买的？”

“是。”美眷抬起头。

“下次买水晶的，水晶玻璃好看。”

“太素了，扬名，”她责备我，“你最好什么都黑白两色，没些喜气。”

我笑笑。“小宇这次测验如何？”我问。

“差透，错字极多，”她答：“三年级功课就这么深，就快全部英语对白，我根本应付不来了。”

我点点头。“我们吃完晚饭去把他接回来。”

“我去换衣服。”她说。

美眷进去准备。

我躺在沙发上。

我会有一间私人写字间，有专用电话，有女秘书替我写信。我得意地微笑，虽然工作又重又繁，人事关系复杂，到底任何人说起香江电视公司，也得提到施扬名这三个字。

我虽然不是一个自大的人，此刻也有点晕陶陶。我决定纵容自己，好好的陶醉三天，然后再从七重天走下来，从头苦干。

美眷换好衣服，她穿一件花衬衫，配条鲜黄色裤子。

“穿长裤吗，”我诧异，“我们还要去跳舞呢。”

“长裤也可以跳舞。”她说。

“换裙子好不好？”我建议。

美眷笑着说，“真噜嗦，在公司升职，回家也想升职。大儿子都八岁了，你还管我穿什么衣服。”

但是她还是进去换好裙子出来。

我告诉美眷：“将来我的工作会很忙很忙，你不要疑心，也不要担心，你要了解，这是我的事业，我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。”

美眷说道：“你知道我从来不是一个多疑的人。”

“美眷，”我说：“多谢你把家里管得头头是道，这十年来，十年了，美眷，我们结婚竟十年了。”

我们选有烛光的夜总会，吃法国菜，我还点好香槟。

十年的婚姻，我们吵过架，闹过意见，生活上不愉快的细节，不顺利时的风浪，我们都一一克服，真不容易。

美眷嫁我时才十九岁，我二十三。刚刚升中文大学。

为追求她，几乎升不了级。

我微笑，“那时多少人追求你。”

美眷笑问：“是吗，你认为？”

“当然，上门来求的人太多，门限为之穿，”我笑，“我都不知道排队排在什么地方，几乎有种盖士比等黛茜的感觉。”

“你以前也就是那个样子！”美眷横我一眼，“说话只有自己明白，咕噜咕噜，来了就不走，赖在那里跟我弟妹闹，除妈妈外，谁也不喜欢你。”

“我是很感激妈妈的。”我笑说。

“后来是怎么嫁给你的呢？”美眷纳罕的问。

“我有没有恐吓你说要自杀？”我问。

“才不怕。”她说着一边笑。

我向她求婚，她不答应，那时她与一个纱厂小开走得很近。那小开天天开着雷鸟跑车去接她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赢得她的芳心的。

反正她当时嫁我是真的下嫁，她长得美，年轻的时候象个洋娃娃，十九岁还没有中学毕业，功课极差，但是她品性温柔，真象依人小鸟。

我们结婚并不铺张，也没有钻石礼金，她真是个好女孩子，一点也没有作奇货可居状，就这么跟定了我。

她对大事小事都没有主张，我说什么，她依赖性非常的重，同时也并不是个好主妇，她缺乏组织能力，不懂家务，因此我们一直有佣人。这些都不重要。

重要的是，美眷令我知道我的职责所在，因为我必需要

照顾她的精神与物质生活，所以我不得不做下去，每个月终发薪水的时候，我非把现金支票交到她手中不可。这使我有种大功告成的感觉。

美眷。

如花美眷，我的爱妻。

她的温驯永远是我的强心剂。

一个楚楚动人的小妇人，到现在为止，也不是不象一个孩子的，很多时候，我并不忍把我的劳累告诉她，她不会明白，我也不要她明白，我是男人，她的丈夫，一切应由我负责。如此便十年了。

饭后我们跳舞尽兴。

美眷的舞步并没有退步。

我问：“记得吗，当年我接你放学，然后去跳茶舞。”

“是的。”她笑，“然后有一天你说零用钱花光了，替人补习的酬劳也用得一千二净，我们才到公园去坐。”

“为什么嫁给我？”我问。

“十年后才问？”她笑。

“当时太惊喜交集，十年后才镇定下来，真的，为什么偏偏选中我？”

“妈妈说你最好，觉得你是有出息的，小两夫妻要相敬如宾，她说，嫁有钱人家未必有幸福，妈妈一向觉得我比较钝胎。”

“你才不钝。”我说。

“中学都没念好。”她笑道。

“没关系，有什么遗憾呢？做妻子与母亲并不需要学历，需要的是爱心。”

“扬名，你说话别这么文诌诌的好不好？”

“我买给你看的书，看了没有？”我问。

“没空，我到三姨家玩牌去了。”她说。

“那两本张爱玲实在很好，你不是闹着要看书吗？”

“有空时看，小宙闹肚子，我晚上没睡好，没精神看书。”

我瞪她一看，她娇俏的笑。

“扬名，你别象逼学生似的好不好？”妻说。

“随得你，老周小王他们说起张爱玲的时候，你别吵说我不叫你看。”

“张爱玲？”她喃喃地，“名字一点也不象个作家。”
我忍不住笑，“你懂什么。”

“喂，探戈哈骚，扬名，陪我跳这个。”

“我跳不好。”

“来，别怕。”

“好好。”

美眷稚气还是很重，这是她特点。

过了节日。庆祝过后，我又打回原形，开始变本加厉的忙。

创作组的工作无穷无尽，属下每个职员都有点脾气，很难侍候，整天我就低声下气的哄着他们，幸亏工作进度很好，虽然如此，上任以来，我从没有准时下过班，常常留到七八点，然后与同事出去晚饭。

开头的时候美眷打过电话来联络，但每次我都在开会，她就很放心，渐渐不是每天来问，无论她什么时候找人，我永远在忙。

周末有时也要回公司。

美眷说：“你快忙坏了，看看脸上已瘦掉一圈。”

“放心，我的部门很上轨道，一切在控制之下，越来越稳，不久便可以轻松一点。”

“老板请你倒是划算。”美眷说：“我已经有好久没跟你说话了。你在香江电视公司的时间比在家多。”

“老夫老妻，”我笑，“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“哼！听说你手下有几个顶风骚的女编剧。”美眷笑道。

“别乱说话。”我正容道：“我的编剧都是最优秀的。”

“我开玩笑。”美眷说。

“你别多心，知道吗？”我拍拍她肩膀。

“星期六下午带小宇去游泳好不好？”美眷问道。

小宇放下功课，马上应，“爹爹带我们去游泳。”

美眷说：“快做算术，问你功课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如此热心？”

小宇装个鬼脸，走到我面前，“爹爹，星期六去游泳。”

“好，一定去。”我答应他。

小宇仰起头笑。

但是我接到通知，星期六要开一个大会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秘书玛莉。

玛莉说：“总经理说营业部来了新经理，要介绍一下，并且大家听听营业部的新方针。”

我说：“哦，新奶妈来了。”

“奶妈？”玛莉不解。

我笑，“你不知道吗？总经理一直说我们所有的剧集都是婴儿，如果营业部拿不到广告，就等于婴儿没有奶粉供应，营业部经理还不就是奶妈？”

玛莉笑着出去。

制作部老周过来找我说话。

“营业部怎么老换人？”他问我。

“噢，”我笑，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”

“听说换了个女人来。”老周说。

“不稀奇，现在身居要职的女人很多。”我说。

“你肯替女人做事吗？”老周问：“你不介意？”

“只要她有工作能力，男人女人难道还两样不成？”

老周摇摇头，“女人该坐在家中看孩子，不应出来跟男人抢饭碗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年代的古老想法？”我取笑他。

“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千古不移的道理。”老周说。

小王加进一张嘴，“这姓任的女人很厉害，是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的MBA。”

“跟我们没关系。”我说。

“怎么没关系？当然有，同一个机构的人。”老周道。我耸耸肩，“河水不犯井水。”

“哼，你走着瞧。”老周叹道：“不是好相与的。”

老周小王走后我问玛莉：“真有这么厉害？真的？”

玛莉说：“周先生一向不喜欢与女人打交道的。”

呵。

第二天老周受营业部经理修理的事，全公司上下都知道了。

制作部提上去供广告客户参考的计划惨被驳回。营业部发信回来，警告制作部不得再作越权举动。

老周脸色发白，“真是倒霉！谁要管这种闲事，可不也

就是他们那个部门开始建议的！”

我笑，“看，吃力不讨好！”

“制作部当然知道片集有什么特色！建议一下，有什么不对劲？”老周气得那样子，“牡丹虽好，也还需绿叶扶持，我看她单人匹马走到几时去！”

老周把文件夹子丢在桌上，我一打开，满满的红字改正了他的英文文法，其中有数句旁边用中文批着：“不明所以然，不通，无可救药！”

我笑。

典型女人作风。

我问玛莉：“是任小姐的笔迹？”

玛莉看我一眼，“不是，是任小姐秘书琳达的字。”

老周气呼呼，“水鬼升城隍。”

我说：“老周，你是制作部主任，身居要职，不要与她们一般见识，别闹笑话给别人知道。”

“是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以后我就管制作拍摄的事，什么都别来问我。”

“这又不对了，这变成斗气了。”我笑。

“你别管。”老周面色煞白，“事不关己，己不操心，这个任思龙实在太过份。”

我问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老周冲出我的房间，大力关上门走。

我问玛莉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任思龙。”

“很好听的名字。”我说：“新上台的官儿，总得显显威风。但是老周为什么又跑去提供营业方针？”

“是总经理要的，说是三个臭皮匠，抵得一个诸葛亮。”

“可是找皮匠也只该在营业部找，不该找到制作部去。”

我说：“他们外国回来的人，最恨越权。你读过彼得杜拉克的《管理宝鉴》没有？”

玛莉说：“是。”她笑。

我问：“下午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有。有得很。两点钟我们长篇剧集所有导播与编剧开大会。三点你得过海去见总经理与任小姐，早约好的。”玛莉如数家珍。

“真好！”我说：“我真爱这份工作，我小儿子都快不懂叫爹爹，我卖身给香江电视了。”

“还有，方小姐说做不下去，要跟你辞职。”

我跳起来，“方薇？我的天，我的台柱，这次又是什么的道理？”

“方小姐说她与林士香无法合作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：“他非礼她？抑或他不肯非礼她？”

玛莉笑，“你知道方小姐主观太强，脾气坏，她与林士香吵嘴。”

“林是当今最好的电视导演，我真不明白。”我捧着头，“他们俩真是一对。”

“我看你并没有时间见方小姐。”玛莉说：“你——”
我的房门被踢开来，“谁说没有时间见我？”方薇杏眼圆睁，“我拚着一死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！”

我虚弱的说：“方薇，这是创作组，不是革命组。”

她坐在我对面，一个个字说出来，“我不干了。”

我苦笑说：“我让林士香正式向你道歉好不好？”

“谁要这种狗屎导演向我道歉？”方薇大声说道。

玛莉说：“施先生，电话。”

我接过话筒：“哪一位？”

“扬名！”是美眷，“小宇在这里大跳大叫，要去游泳。”

我忍不住了，“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对牢我大跳大叫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可是你答应过小宇去游泳的。”美眷说：“你向他解释，不然他不肯罢休。”

“你替我好好揍他一顿，”我说：“办公时间不要来骚扰我。”我重重放下电话。

我转头跟玛莉说：“明天叫林士香来一次。”

“明天星期日。”

“那么星期一。”

“是。”玛莉说。

“方薇方小姐，”我说：“让我们先出去开会好不好？过了今天才说，乖一点。我会叫林士香来好好审他。”

“我不出去。”她说。

“外头全世界人在等我们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”

“星期一。”她说出限期。

“一定，星期一，编剧跟导演没有杀父大仇，方小姐，星期一一定为你摆平。”

“你告诉林士香，我的本子要改拿回来我亲手改，我不要别人乱动，尤其是他。我总得对我的出品负责任吧？”

“一定。”我保证。

她走了。

我才到会议室坐下。玛莉又说：“施太太找你。”

“说我没空。”我说。

一坐下来就直说到三点半，有好几个问题争论不下，我很想独裁地下个决定，但是我必需要令我的编剧快乐，不快乐的人做不出成绩。

于是——

“女主角为什么一定要穿白色，衣服的色素根本无关重要。虚伪、做作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，白色代表什么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服装的颜色有统一的必要，白色在这里代表孤僻，潜意识对现实不满，她要用白色把自己隔开，以示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”

“狗屎。”玛莉说。

“有道理，白色配冷艳的性格正好。”我说。

“黑色才冷艳。”

“女主角出走以后，回头的理由不充分，她根本与丈夫不和，他病了不关她事。”

“一夜夫妻百夜恩呵！”

“现在不是粤语片式的情感，老天，夜夜换情郎的女人岂不是欠下数亿年的恩典？”

“另外找一个理由。为了子女如何？”

我心中暗暗着急。

玛莉说：“那边催你去开会，车子在门口已经等了三十分钟。”

我说：“这里比较重要，问问香港那边能不能改期？”

“任小姐要与你说话呢，总经理的秘书来催了。”

我叹气，“为什么任小姐非见我不可？创作组与营业部风马牛不相及。”

“但是任小姐要知道我们这边的事。”

“给我两粒亚士北罗，我头痛。”

玛莉把药给我。

我对在场的审阅说：“你们谈下去吧。我跟玛莉到香港去见个人。”

在车子上的时候，我还是在问：“为什么任小姐不到创作组来？”

“她要与总经理说话。”

“大买卖！”我挥手，“香江电视就她这个人是举足轻重的，要命。”

“施太太说小宇哭得一头汗，睡了。”

“我回家才能管这些，以后施太太再来电话，告诉她，我忙的时候别来烦我。”

“是。”

车子到中环，我与玛莉下车赶至写字楼。

总经理一脸笑容迎过来，“施，我看过连续剧的大纲，好极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放下公事包。

偌长的会议桌那一头坐着一个女子，她板着脸，几乎是瞪着我的。

我看一看总经理。

“我来介绍，”总经理还是个老好人的态度，“恩龙，这是施扬名，创作组负责人。”

我陪笑，想伸手，但马上想到西洋礼节，要等她先伸，